

當代拉丁美洲的另類傳播：
委內瑞拉英語另類媒介及其對主流新聞的回應*

馮建三**

本文引用格式

馮建三（2018）。〈當代拉丁美洲的另類傳播：委內瑞拉英語另類媒介及其對主流新聞的回應〉。《傳播、文化與政治》，8:103-139。

投稿日期：2018 年 3 月 19 日；通過日期：2018 年 6 月 30 日。

* 初稿發表於「綠色小組與另類媒體運動—紀錄的政治與其當代意義」研討會，台灣綠色小組影像紀錄永續協會主辦，台北市華山文化園區，2016 年 11 月 20 日。承蒙審查人的批評與建議，現稿已大幅度增刪與潤飾。

** 作者馮建三為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e-mail: jsfeng@nccu.edu.tw。

《摘要》

委內瑞拉在本世紀開啟新頁，宣稱「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是其奮鬥目標。十多年來，雖然距離該宣稱的達成仍有很遠距離，該國已經取得的若干成績仍應肯定，惟該國傳統、也是主流傳媒及海外菁英媒介輕則不予報導，更多則是就其必有的缺陷，放大乃至扭曲與醜化，遑論揭示委國奮進的國際意義。見此，委國政府結合烏拉圭…等拉美國家，先後成立「南方電視台」西班牙語及英語頻道，美、澳、英、德等多國的知識份子與社運人士也創設「分析委內瑞拉」英文網站，以報導、彙整並流通有別於主流新聞的委內瑞拉歷史與當代情境的知識與詮釋，提供了關注委國及世界進步志業前景的人，不可或缺的資訊來源及理解框架。

關鍵詞：「委內瑞拉分析」網站、「南方電視台」網站、另類傳播、委內瑞拉、新聞扭曲

壹、拉丁美洲政府與另類傳播

反移民、反對女性主義及其價值觀，懷疑「氣候變遷」說法而不熱衷再生能源政策的「另類德國黨」(AfD)在2013年崛起、並在2017年入秋於聯邦政府取得國會席次。¹不過，AfD的「另類」(alternative)概念，其內涵與本文無關，這裡所說的「另類」仍然承襲似已約定俗成的指涉，它是有別於主流，並且與基層及參與民主、環境保育、LGBT 權益、勞動民主、經濟平等、社會民主有較多的親近連結。

從事另類新聞編採與評論的華人，從2009至2015年聯合出版三本文集，紀錄與檢視兩岸四地及馬來西亞華人多年來的另類、草根、社區，或者，遊擊式的傳播活動(林藹雲、葉蔭聰編，2009；葉蔭聰編，2011；管中祥編，2015)。其中，公權力(國家／政府)與這類傳媒的關係是些什麼並不是這些文字的主軸，因此僅有三位來自香港、澳門與台灣的作者，以略多於蜻蜓點水的篇幅，稍見提及。

比如，港府一度宣佈要讓「香港電台」，使其轉型為公共廣播機構，港人曾經就此發起「撐港台運動」，但除此之外，從事另類傳播活動的香港人，鮮少有人處理「傳播政策」議題。在台灣，情況有些不同，論者曾經意識到台灣的公共電視無法不由政府編列預算，但其新聞對公權力的批評並不少見，包括對另類觀點的呈現；另有創辦獨立媒體的人則說，渠所從事的傳播活動，約略可以算是得到「公部門的支持」、「拿國家經費進行『另類試驗』」(葉蔭聰，2009，頁49, 52, 54, 66；葉蔭聰，2011，頁65；葉蔭聰，2015，頁21；梁家權，2015，頁179；管中祥，2009，頁105-6；管中祥，2015，頁116, 125)。

前述三本文集之外，另有學者提醒，中國大陸政府固然嚴格限制其傳媒的政治表意尺度，惟大陸傳媒在報導某些社會運動與社會衝突的時候，不但不保守，並且往往「積極介入」而「正面報導」(趙鼎新，2017，頁281-309)；「另類媒介」在中土自然也是存在的，它們是「對主流媒介議題缺失與商業

¹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lternative_for_Germany

壟斷的有效補充」(曹晉, 2015, 頁 123); 邱林川(2013)特別重視新工人階級對新媒體網絡的建構與使用, 而民間社團與倡議人士同樣屢屢運用網路等媒體, 為弱勢人口發聲(Yin, 2018)。但大陸傳媒的這些表現, 與公權力的政策並無任何關係。

綜合前述扼要說明, 是要用來對比拉美情境。在華人社會, 從事另類傳播活動的人至今鮮少從正面的角度, 探討公權力媒體所應當承擔的責任, 還沒有將「傳播權」當作是如同教育、醫療健康...等等權利, 視為是政府必須要有所作為而給予滿足的權利項目。華人傾向於認定, 政府若是袖手旁觀、不去侵犯傳媒的編採自由與運作空間, 已屬可貴, 消極表意自由的取得與維繫, 似乎已經窮盡了華人社會對公權力與傳媒關係的想像。對於當前的中國大陸與馬來西亞之華人, 固然如此。對於台灣的華人來說, 同樣走過這個歷史情境: 解嚴以前的台灣, 在公權力的指揮下, 主流影音傳媒漠視或扭曲異端活動, 因此有「綠色小組」在 1986 年誕生, 紀錄與流通遭致政府壓制的內容, 其成員並未想像公權力可以對其所從事傳播活動, 能有正面貢獻。(陳世宏, 2016)

拉丁美洲的另類傳播與華人的經驗, 呈現強烈對比。

一方面, 對公權力敬謝不敏的姿態, 一如華人社會, 同樣也是存在。在這方面, 最知名的是墨西哥薩帕塔民族解放軍(Ejército Zapatista de Liberación Nacional, EZLN)的例子, 他們善用新傳播科技(Burbach, 2001), 從事「改變世界不奪權」(Holloway, 2002; Guillén, 2017)的抵抗運動, 這些原住民、農民及其社會運動舉世知名; 雖然, 墨西哥另有從事選舉並挑戰體制的左翼民族主義力量, 研究拉美政治的人指出, 他們原本有機會執政, 卻先後在 1998 與 2006 年, 兩度出於執政者選舉舞弊, 致使未能取得權位(Hayden 2015, p.124, 196)。

他方面, 拉美的另一種經驗可以說是迥異於 EZLN 的模式, 二者南轅北轍。這裡是指, 本世紀以來, 拉丁美洲同樣、甚至更為引人注目的另一個社會現象, 是以委內瑞拉為首(其次是玻利維亞與厄瓜多爾)的宣稱。2005 年以來, 他們先後出現重要的政治力量, 矢志要建設「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Burbach, Fox, & Fuente, 2013), 其中一個重要的機制就是〈打造國家, 推

進革命：社區與公共媒體的例子》(Artz, 2012)。然而，依據美國「自由之家」的測量，以上三國的新聞自由得分在 2001 年是 40~44 分，僅屬於「局部自由」(台灣的 21 分則是「自由」)²，到了 2015 年，它們甚至退到了「不自由」的狀態(得分是 49~80 之間，台灣仍是「自由」的 26 分)³。

因此，假使「自由之家」的測量為真，拉美經驗就是華人經驗的悖論。在不自由、並且每況愈下的環境，委內瑞拉等國的社運份子依舊在召喚公權力，協助其社區與公共傳媒等另類傳播活動的推行；即便他們未必能夠如願，甚至遭其政府以社會主義之名，予以阻礙。

何以華人與拉美的經驗存在這個反差？是不是「自由之家」的測量未必正確，甚至可能因為帶有偏見而扭曲？這個論題值得探索，但這裡存而不論，本文的任務是添加重要的案例，補充下列陳述：

委內瑞拉在 1970-1980 年代已經有很多人努力，想要建立社區與另類媒體，但它們彼此並沒有聯繫，也沒有得到政府通過法案的方式給予支持...1984-1999 年間，委國政府核發了 300 個收音機電台執照及 50 個地方電視台執照。但這些新照有八成是私人持有，與後來人們稱為另類或社區的傳媒，創辦宗旨並不相同。到了查維茲 (Hugo Chavez) 於 1998 年當選總統後...過去十年的社區媒體可說業已不可同日而語，相較於 1980 年代這類媒體以秘密方式存在的光景，當前的這類委國傳媒面貌，已經得到明顯地改觀...既有立法架構的支持，又有基本權利的保障。電波民主化的進程至此已經出現質變...(Martens, Reina, & Vivares 2016, p.275)。

與前引陳述相互呼應，《粉紅浪潮：拉丁美洲的傳媒近用與政治權力》(Artz, 2017) 對委內瑞拉在本世紀的傳媒政策，也有相當高的評價；它說委內瑞拉扮演了前導的角色，領先在 1999 年的新憲法第 58 條肯認人們應當有

² <https://www.freedo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FOTP%202002%20Regional%20Score%20Tables.pdf>

³ https://www.freedo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FH_FTOP_2016Report_Final_04232016.pdf

「自由與多元傳播」的權利。繼之，2000年她再以新的傳媒法，率先在拉丁美洲創下傳媒三分的概念（「國有」、「私有」與「社區」媒體）。到了2004年，《收音機與電視社會責任法》設有「民主化與參與」專章，強化本國與社區影音的生產。聯合國表意自由報告專員魯氏（Frank La Rue）認為，這個制度設計在「拉美及世界，都是模範」；其後，再有阿根廷、烏拉圭、厄瓜多爾與玻利維亞，也都先後提出類似的新法。在拉美出現的這幅新世紀、新傳媒景觀，「在政府支持下，社區傳媒相當興盛…這類傳媒猶要勝於公共媒體…（可以呼應）草根活躍份子的要求，使其得以通過民主的方式，直接控制自己所經營的傳媒」，並且，這些作法正是聯合國人權宣言的落實，也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1980年報告書《許多聲音 一個世界：邁向新而更為公正並且更有效率的世界資訊與傳播秩序》（NWICO）所提出的主張。（Ciccariello-Maher & Sapiezynska, 2017, pp. 50-51, 60）

不過，這些進展與專論較少得到資深傳播研究者的注意。比如李金銓編纂的《國際傳播》回顧並檢討拉美依附理論（Lee 2015a, pp.8-10; 2015b, p. 211），未曾就此著墨；又如，莫斯科（Mosco, 2009）甚至在《傳播政治經濟學》第二版，刪除了第一版仍予強調的NWICO及有關拉美傳媒的討論（Mosco, 2009）。但拉美的經驗畢竟突出而難以見棄，表現在新世代的研究者的相關論述漸有積累（Fernandes, 2010, 2011; Martinez, Fox, & Farrell, 2010; Abalo, 2014; Cole, 2014; Guerrero & Márquez-Ramírez, 2014; Martens, Vivares, & McChesney 2014; Block, 2015; Hintz, 2016）。相較於英文的闡述，中文討論也有一些，但並非實地的調查，而是文獻的彙整與詮釋。（馮建三，2009，頁14-15；馮建三，2014a；馮建三，2014b，頁24-36；張志華 2013；張建中 2013）。

雖然列屬這些拉美另類傳播的論述之林，本文自有三個特點。首先，本文介紹的兩家媒體有其重要性，但傳播學術界的相關探討不足，「委內瑞拉分析」（venezuelanalysis.com, VA）除自述的文獻之外，似乎別無專論，有關「南方電視台」（TeleSurtv.net）的介紹大多聚焦在西語頻道及其網站，它的英語部門在2015年7月方始開辦，評介尚少。其次，前述兩個英語網站，特別是VA的原生及其轉載的報導與評論相當重要，若要在歐美主流傳媒散播的形象之外，另尋委內瑞拉的新聞及其詮釋，VA是不能或缺的首要來源。

最後，TeleSur 的誕生，是委國倡議，他國政府響應；VA 是出身美國、英國、澳洲與德國等地的人，結合委國社運人士所創，其內容固然不排除服務委國人，但既然是以英文行世，其主要的功能，便是要讓關注委國情勢的海外人士，得以從中取得另類的材料與觀點。

貳、委內瑞拉：何以值得研究

委內瑞拉引起世人矚目的原因，與查維茲有關；或者，比較準確地定位，應該說這是委國草根群眾從 1950 年代以來的奮鬥成績（Velasco, 2015），是「我們創造了查維茲」的過程（Ciccariello-Maher, 2013）。查維茲在 1992 年發動政變，不遭唾棄，反成英雄，1994 年出獄，1998 年底當選總統，起初以「第三條路」知名，後漸激進，至 2005 年初宣佈其前進方向的旗幟，是「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一直到查維茲於 2013 年 3 月辭世至當年底，已有不少紀錄與解析（中文部分可以參考馮建三，2014b）。

2014 年初伊始，委國兩大傳統執政黨為主、計有 20 餘個政黨所成立的「民主團結聯盟」（Mesa de la Unidad Democrática, MUD）升高對峙。查維茲的繼承人，亦即「社會主義統合黨」（del Partido Socialista Unido de Venezuela, PSUV）黨魁與委國總統馬杜洛（Nicolas Maduro）承受挑戰。這是新的、更為猛烈的攻擊，從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入夏不到四年，委國相關事件已見若干英文維基百科的條目，單僅依照年次排列，就有四個。⁴除此之外，另有一個獨立的條目，鋪陳了該 2014 至 2018 年初的各類相關事件。⁵其中，若干條目也有相應的中文版本。⁶擁有員工 100 多人的全球情報公司 Stratfor（全名是戰略預測公司 Strategic Forecasting, Inc.），從 2015 年起也設置專頁網站，編纂更為即時的委國事件作為投資者的參考。⁷

⁴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imeline_of_the_2014_Venezuelan_protest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imeline_of_the_2015_Venezuelan_protest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imeline_of_the_2016_Venezuelan_protest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2017_Venezuelan_protests

⁵ https://en.wikipedia.org/wiki/2014-2018_Venezuelan_protests

⁶ 比如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14-2018年委內瑞拉示威>

⁷ <https://www.stratfor.com/topics/politics/venezuelas-challenges>（2016 年 8 月 31 日檢視）

但是，這些中英文材料雖然數量很多，其立場與觀點卻是流於單一，致使它們等於是在複製的過程，強化並且放大了委國反對派的說法與觀點。檢視「維基」條目所引述的 532 個來源，至少有 224 個取自反查派的西語傳媒，英語傳媒如 CNN... 等等得到了 104 次引述；至於 TeleSur，僅出現兩次，VA 則未見援引。⁸

另類傳播得以出現的重要動力之一，肇因於主流傳媒報導不盡人意。本文的寫作同樣出於這個過程。在 2002 年委國政變而本地報紙大幅報導之前，作者對委內瑞拉完全陌生，其後，委國最大無線電視頻道執照在 2007 年屆滿但未得延長的新聞，再次讓人產生好奇與狐疑，遂在本地譯自英美傳媒的報導之外，另行積極尋找不同的來源，試圖比較準確地掌握與理解委內瑞拉的變化。

既有新的閱讀，前所未見的委內瑞拉地景，漸次浮現。除了另類傳播系統的成長，在歐美亞非等國都出現貧富差距擴大的背景中，本世紀的委內瑞拉一直到 2014 年底國際油價急速下跌之前，其社會的不平等程度反而減緩，醫療保健、各級教育、居住條件與其他社會福利的改善，也有不俗的成績。委國傳統的男尊女卑秩序固然尚無翻轉，但男女平權的意識明顯提昇。普羅大眾因為生活境遇的改善，主體意識浮現並且日漸強化，以此作為基礎，基層組織與政府共構的「地方綜合體」建設雖然無法一帆風順，卻有群眾仍在

時，2016 年 8 月 29 日事件亦已記錄)。

⁸ 以 https://en.wikipedia.org/wiki/2014-16_Venezuelan_protests(2016/8/28 下載)這個條目為例，532 個引述，僅有兩則出自 TeleSur，VA 未見援引，委國最激進與草根的查派網路媒體 <http://www.aporrea.org> 也未見引用，雖然該網站經常批評官僚查派。反對查派的西文報紙或網站，該條目至少引述 224 次，包括 El Universal 有 101 次、2014 年 7 月 5 日被西班牙私募基金購買的 La Patilla 是 73 次、El Nacional 也有 33 次，而 TN24 是 17 次。可能支持查派的報紙 Ultimas Noticias 僅出現 12 次。英文的引述是 CNN(26)、路透社(22)、紐約時報(22)、衛報(14)、美聯社(10)與 BBC(10)合計 104 次，曾經與 TeleSur 合作但 2011 年因報導阿拉伯之春(sic)有不同意見的 Al Jazeera 則僅獲引用 4 次，蘇俄對外媒體 RT 獲得 2 次引用。該條目的維基中文版正文約 1.4 萬字，192 個引述有 103 處西文而 88 處英文，但沒有引述 VA、TeleSur 或 aporrea。造成引述「形式」偏倚的原因，或許有三。一是 VA 等是另類媒體，不受注意；其次是寫作維基的人，立場偏向反對派；三是寫作這個高度政治性條目的人，得有「美國民主基金會」等美國政府設置之基金會的支持。形式偏倚之外，另有實質偏倚，請見正文的討論。

挫折中奮鬥前進（馮建三，即將出版）。內政之外，委內瑞拉再以其豐富的石油蘊藏作為後盾，推動以加勒比海地區為主的跨國區域合作項目 ALBA（見後文），儼然成為強權外交與金權經貿之外，另一種值得肯定的國際關係。

這些努力取得了若干成績，雖然委國依賴石油的經濟模式沒有變化，致使環境遭受破壞的趨勢尚未扭轉（Salas, 2017）。然而，即便這些進展仍有嚴重缺陷，《傾聽委內瑞拉》（Listen to Venezuela）的作者之看法相當準確，他們認為委內瑞拉的「社會運動…在 1990 年代加速，結合了『老派』的政治…它是巨型的實驗，企圖促成取代新自由資本主義的另類方案之出現。」（Wayne & O'neil, 2011, p.130）讓人扼腕的是，在歐美主流傳媒主導而台灣傳媒亦步亦趨之下，這個意義及其開拓的格局在扭曲之下，無法得到與世人公正見面的機會，從而對於世界走向的鼓舞與警惕，無從產生當有的作用。

這篇文章基於前述認知而作，將先行勾勒 2014 年初至 2017 年底的重要事件，以及台灣傳媒譯自外電所呈現的委國形象。其次，本文將要介紹與定位 TeleSur 與 VA 的性質。最後則是引述與整飭 TeleSur 而特別是 VA 的材料，提供有別於歐美及台灣主要傳媒所傳達的委內瑞拉事實與觀點。

參、後查維茲年代的委內瑞拉及其形象

查維茲在 2012 年 10 月第三度當選總統。當時，已經連續二次代表反對聯盟 MUD 參選的美麗達（Merida）省長卡普里萊斯（Henrique Capriles）很快接受結果並恭喜查維茲（Economist, 2012, October 13, pp.45-46）。這是罕見的紀錄，過去，MUD 在各次大選之前，無不指控選舉將有舞弊，選後則持續責怪選務一段時間之後，才會心不甘情不願地接受選民的決定。

查維茲在選後五個月辭世，總統改選在 2013 年 4 月登場，卡普里萊斯第三次代表 MUD 參選，仍然落敗。同年底地方選舉登場，MUD 再告失利，選票差距從 1% 增加至大約 10%。MUD 連番敗選，並且流失更多選票，但它不肯接受民意的仲裁，反而伺機升高對抗。2014 年初，委國一起兇殺案激發民憤，大學生當中出身相對優渥的群體示威，MUD 順勢介入並持續主導。從 2 至 5 月，他們在反對派控制的若干城市或城區，發動「颯凌霸」（Guarimba）

街頭暴力活動，常見手法包括在交通要道設置路障、投擲汽油彈、攻擊政府建築物、自製火砲攻擊執法人員…等等。該次衝突持續 3 個多月，造成 43 人身亡，支持及反對政府的人各佔了半數。但該國及海外新聞不談在野勢力必須要為死傷負起更大責任，反而顛倒是非，全面斥責政府殺人（Robertson, 2014, April 5; Ripley, 2017）。論者說，這次事件堪稱世界奇蹟：富人上街以暴力反對得到窮人支持的民選政府。對於這個荒謬的格局，智利學生聯盟發佈聲明譴責委國學生會（Main, 2014, February 24）。以捍衛「自由軟體運動與表意自由」知名的委內瑞拉人羅爾（Roa, 2014, May 22）則說，美國政府複誦委國反對派的說法，但實際上反對派的表意自由並沒有遭到限制，他並且質疑，任何人假使通過社群媒體為暴力行動煽風點火，「英美等任何國家會容許嗎？」

何以敗選的 MUD 未曾消沈，反而改採更為激烈的「武鬥」？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委內瑞拉從 1998 至 2013 年舉辦了 19 次選舉，其後要至 2015 年底才有大選（國會代表），MUD 不願意讓執政聯盟得到兩年平穩治國的時空。其次，溫和派普里萊斯雖然參選總統失利三次，但沒有失去支持，而 MUD 的激進派早就環伺在側，也蓄勢待發想要奪取聯盟的領導權，中產階級學生的街頭行動，正好提供了機會（Salas, 2015, p.213）。不過，亦有人提醒，領導權的競逐固然存在，但 MUD 的溫和與激烈路線的差異不宜誇大（Ellner, 2014）。

MUD 激進派在 2014 年的代言人是洛佩茲（Leopoldo López）與瑪麗亞·馬沙杜（María Corina Machado）。他們很快提出「下台」（the Exit, la Salida）作為運動的口號與訴求，雖然馬沙杜就任不到一年、未曾違法。

兩人不是政壇新手，事實上，他們與 2002 年 4 月反查派所發動、成功兩天而後崩盤的政變，淵源很深。曾經在政變期間出任一日總統的卡莫納（Pedro Carmona）事後出版《在歷史前作證》。他說，當時反政府的遊行隊伍突然改變方向，「授權的人就是首都加拉加斯查卡歐（Chacao）區長洛佩斯」（Laovato, 2015, July 27）。由於路線驟然改變，反對派人群在此導引下，很快就與力挺政府的群眾衝突，造成十九人死亡。馬沙杜則早在 2001 年成

立 *Súmate*，這是得到美國民主基金支持的反查派市民組織，她自己也簽署了⁹2002 年的政變勒令¹⁰，2004 年的罷免查維茲公投活動，她也是領導人之一。

到了 2014 年 5 月，委國執政黨與工商業界及 MUD 協商與談判之後，街頭動盪在該月底漸次平息。不過，這個時候反而是美國不肯罷手，其兩院外交委員通過草案要求白宮制裁委內瑞拉，而當年底總統歐巴馬（Barrack Obama）也簽署了執行命令（VA, 2014, May 28; BBC, 2014, May 29; Reuters, 2014, December 19）。過了半年多，國際石油價格開始大幅滑落（見表二），委國經濟情勢惡化，2015 年底 MUD 取得國會將近三分之二席次、2016 年 MUD 再次發動罷免公投、2017 年最高法院暫代國會職權引發系列動盪至 7 月底（Koerner, 2017；馮建三，2017a, 2017b）。如（表一）所述，從查維茲去世至 2018 年初，國際輿論頻繁報導委內瑞拉的物資供應短缺，甚至指其已經到了「人道危機」的地步（見後文）。

表一：根據中文傳媒標題，委內瑞拉經濟即將崩盤，2013.4-2018.1

2013.5.17	委內瑞拉全民瘋搶衛生紙 政府承諾進口 5 千萬卷 /中國日報
2013.6.12	委內瑞拉商品短缺嚴重 衛生紙白糖成稀罕物 /中國食品飲料網
2013.8.13	委內瑞拉物資短缺引發購物騷亂 造成一男子喪命 /環球網
2013.11.15	委國上百商人 哄抬物價遭逮 /大紀元
2014.2.13	委內瑞拉紙張缺乏進口受限多家報社被迫停刊 /中國證券報
2014.5.2	全球痛苦指數 委內瑞拉第一、台灣第 88 /中央社
2014.8.23	委內瑞拉 超市買麵包驗指紋 / 人間福報
2015.1.14	油價暴跌 委內瑞拉瀕臨崩潰 / 經濟日報
2015.2.27	石油換衛生紙 解委國物缺之苦？ /人間福報
2015.6.12	受不了齊頭式薪資 委內瑞拉爆大學教授出走潮 /風傳媒
2015.8.9	物價漲 6 成委內瑞拉搶糧大戰 /華視

⁹ 但她事後表示政變次日進入總統府，只是要探訪臨時總統卡莫納的夫人，她們是舊識故交。她又以為進入總統府本來就得在名簿上簽名，哪裡知道簽名等於是支持要廢除所有民主機構權利的勒令。不過，這個說法頗遭質疑，因為「政變陣營簽署勒令的儀式，早就通過幾乎是每個主要電視台與收音機電台，（重複）向全國放送，要說通通沒有看到或聽到，幾乎絕無可能。」（Jones 2007:352）

¹⁰ 2002 年 4 月 12 日，亦即政變次日起草完成，一般以據此勒令而擔任一日總統的卡莫納（Pedro Carmona）之名簡稱為 Carmona Decree，正式名稱是《民主轉型與國家團結法》（Acta de Constitución del Gobierno de Transición Democrática y Unidad Nacional）。

2015.10.20	委內瑞拉幣.狂貶..連搶匪都不要 /聯合報
2016.1.31	委內瑞拉經濟危殆 /工商時報
2016.3.16	委內瑞拉全國放假一周 減少高耗電對付電力危機 /星島日報
2016.5.5	委內瑞拉變賣 12%黃金儲備求現 /工商時報
2016.6.21	委內瑞拉軍人在麵包店站崗防搶 大學生垃圾堆中找飯吃 /ET新聞雲
2016.8.16	人道危機？ 委國 15 萬人越境買食 /世界日報
2016.9.18	委內瑞拉麵臨糧缺 5 歲女孩體重僅 5 公斤 /自由時報
2016.10.15	委內瑞拉監獄缺糧 3 囚犯疑被獄友殺來吃 /蘋果日報網
2016.11.9	委國經濟崩盤 總統下令民眾挺軍方配糧 /中央社
2016.12.20	委內瑞拉爆糧食危機 窮人只得送掉或棄養小孩 /風向新聞網
2017.1.3	800 萬人每日只吃一餐 委國飢民湧入巴西 /TVBS
2017.2.14	委內瑞拉強硬派副總統 遭美列為大毒梟 /中央廣播電台
2017.3.2	全球購買力排行：委內瑞拉人一天收入買不起早餐 /每日頭條
2017.3.28	動物園沒錢買食物了 大象只吃南瓜瘦成「大驢子」/ET Today新聞
2017.4.1	委內瑞拉「政變」 最高法院奪權取代國會*1 /自由時報
2017.4.7	委內瑞拉連 3 天示威衝突 首都形同癱瘓 /公視
2017.4.20	委內瑞拉發動「示威之母」：全國百萬人抗爭的攤牌時刻 /聯合新聞網轉角國際
2017.4.28	不滿施壓 委內瑞拉要退出美洲國家組織 /新華網
2017.5.2	面對反對聲浪，委內瑞拉總統馬杜洛宣佈重新制定憲法 /端傳媒
2017.5.7	反政府抗爭再起 委內瑞拉婦女上空抗議 /自由時報新聞網
2017.5.21	汽油彈滿天飛！委內瑞拉抗爭持續 50 天 20 萬人街頭示威 / ETtoday 新聞
2017.6.13	委內瑞拉抗議人士燒黑政府辦公樓外牆 /法廣 RFI
2017.6.28	委內瑞拉抗爭擴大 直升機攻擊最高法院 /公視
2017.7.9	出乎意外 委內瑞拉反對派領導人獲准出獄 /蘋果日報
2017.7.21	委內瑞拉反對派發起 24 小時罷工 要求總統放棄修憲 /環球網
2017.7.31	委內瑞拉政府：制憲議會選舉投票率 41.5% /聯合報
2017.8.12	川普不排除軍事干預委內瑞拉危機 /中時
2017.8.18	委內瑞拉食品短缺 動物園動物被偷走果腹*2 /新華社
2017.8.26	美國宣佈對委內瑞拉施加新制裁 設 30 天緩衝期 /中新社
2017.9.26	委內瑞拉經濟重創民不聊生 民眾賣髮換現金*2 /民視
2017.10.12	委內瑞拉經濟萎靡 露宿者當街剝皮割貓食*2 /東(方報業)網
2017.10.16	委內瑞拉地方選舉馬杜洛陣營大勝 反對派拒絕接受 /香港電台
2017.11.18	逃離軟禁 遭罷黜委國首都市長將往歐洲 /中央廣播電台
2017.12.4	委內瑞拉執政黨副主席：資本主義是惡魔 /多維新聞網
2017.12.11	反對黨杯葛選舉 專家：奉送馬杜洛 /台灣醒報
2017.12.24	委內瑞拉釋善意 耶誕節前夕放反對人士 /中央社
2018.1.6	委內瑞拉政府下令部分商品降價 超市被民眾搶購一空*2 /新華網

*1 從 2017 年 4 月 1 日開始後的 4 個半月，民生物資短缺的新聞（以*2 予以標誌）大

量減少。

所有新聞在 2018 年 6 月 10 日點擊仍可讀到全文，本文電子檔均已加入超連結，點選即可連上原引述來源；若點擊而無法取得，可能是原傳媒網站已經取下該則新聞，假使遇有這個情況，請寄電郵給本文作者或本刊編輯 editor.2015ccp@gmail.com，當另以電郵寄請參考。
資料來源：本研究蒐集。

表二：世界原油價格，1998-2017

年*	油價	年	油價	年	油價
1997	19.65	2005	60.57	2013	105.03
1998	13.34	2006	74.40	2014	98.17
1999	20.53	2007	78.21	2014.12.28	52.03
2000	27.43	2008	78.21	2015	47.12
2001	26.35	2009	69.45	2016	41.45
2002	27.02	2010	78.95	2017	46.02
2003	30.54	2011	95.70	2017.12.29	60.42
2004	43.80	2012	88.06		

* 若未註明，各年均以 7 月 16 日或最近該日的可得油價為準。

資料來源：<http://www.investing.com/commodities/crude-oil-historical-data>

〈表一〉顯示，外電指稱的委國物資短缺從 2013 年入春以來，即已開始。但〈表二〉顯示，油價的下跌趨勢，一直要到 2014 年底方見開始，對於依賴石油出口取得外匯的委內瑞拉，油價下跌的連動反應，就是進口物資的質量走低。反過來說，如果 2013 至 2014 年間 MUD 陣營因掌握經濟資源而發動的經濟戰規模沒有更大、假使馬杜洛政府的治國效能沒有大舉惡化，那麼這兩年油價仍然處於高峰期，不應該會有那麼多的物價短缺新聞，除非相關報導誇張不實。其次，2017 年 7 月的國際油價是 46 美元，猶低於 2014 年底的 52 美元，但從 2017 年 3 月底至 8 月中旬，外電卻已很少報導民生物資的匱乏。

何以出現這個變化？可能的理由之一是，2017 年 4 月起至 7 月底，又有規模比 2014 年「颯凌霸」更大的對抗與暴力系列事件，致使外電暫時捨棄了民生經濟新聞，轉而集中報導政治衝突。第二個理由是，先前的民不聊生

新聞言過其實，至少它們是片面而不是完整的報導，並且，該類型報導很有可能演變為外力（特別是美國）順勢干預的口實之一，無論這是做此報導之傳媒預期或未曾預期的後果。

無論是哪個理由，有待釐清的議題是，2013年起至今（2018年初）的委內瑞拉物資短缺，究竟到了那個程度、是哪些原因造成，委國政府的對策回應有沒有產生作用？（表一）已經鋪陳了主流傳媒的說法，下文因此傳達另類傳媒 TeleSur 以及 VA 所提供的資訊，從中判斷與評估何者可能更為接近實況。

肆、委內瑞拉政府領銜創造：TeleSur

「毫無疑問，社區傳媒很重要...但還不夠，我們還要大處著想...全球發言。」

——TeleSur 創台台長、烏拉圭記者阿瑞哈尼安(Aram Aharonian)

(Artz, 2006)

查維茲在 2004 年 12 月與古巴簽約。他們認為自由貿易導致「國際經濟秩序的不平等程度，讓人駭異」，兩國因此率先成立「我們美洲人民的玻利瓦爾聯盟」(Alianza Bolivariana para los Pueblos de Nuestra América, ALBA)，更為重視公平貿易及區域的經濟整合，至今已有 11 個會員國，人口將近七千萬。¹¹ALBA 在 2005 年召開第一次高峰會議，推出 19 個合作領域，包括「大眾傳媒」項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創辦西班牙語的「南方新電視台」(La Nueva Televisora del Sur, TeleSur)，它已經在 2005 年 7 月 24 日開播(Harris & Azzi, 2006, p.4, 14)。

¹¹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LBA>，最後讀取 2018 年 6 月 13 日。

表三：ALBA 的 19 項合作領域

石油與能源	交通運輸與傳播	軍事	外債	經濟與財政
輕工業與基本工業	天然資源	土地、食物主權與土地改革	教育	大學
科學與技術發展	大眾媒介	健康醫療	性別	移民-身份認同
居住條件	人民主體與參與政治	原住民運動	工人運動	

資料來源：Harris 與 Azzi (2006, p.4)

關於 TeleSur 的資金構成，說法不一。西方傳媒當中，較早報導的《紐約時報》指其創台基金是 2500 萬美元，其中 70% 來自委內瑞拉，阿根廷與烏拉圭合起來佔了 30%，巴西與古巴僅提供技術協助 (Forero, 2005, May 16)。BBC 記者品特引用了這個說法 (Painter, 2008, p.48)。2006 年 2 月出版的澳洲刊物則訪問創台台長、烏拉圭人阿瑞哈尼安 (Aram Aharonian)，他所提供的資料是，出資國有四個，該電視台的節目有六成是新聞並且是原創，年度營運經費是一千萬美元。略晚於該篇的澳洲報導，作者美國教授的長篇文章所引述的四國出資比例是委內瑞拉 51%、阿根廷 20%、古巴 19%，以及烏拉圭的 10%，巴西仍為技術援助 (Artz, 2006)。若是依據 TeleSur 的維基條目，那麼，出資的構成是委國 54%、阿根廷 15%、古巴 14%、烏拉圭 7%、玻利維亞 5% 而尼加拉瓜 5%；阿根廷在 2016 年春夏之交退出後，出資國是六個國家，有厄瓜多爾而無阿根廷，但六國出資比例沒有述明。¹²

由於資金來自這些國家的政府，外界不免認為 TeleSur 的內容很有可能迎合當政者的需要。有見於此，該台必須宣稱自己擁有獨立自主的空間。是以，出身記者、已經擔任資訊與傳播部長將近一年的伊撒拉 (Andrés Izarra) 在 TeleSur 開播數日之後，辭去部長職位，專任 TeleSur 主席。TeleSur 試圖表明，這個新的電視機構可以匯通「國家」與「社運」兩個領域，雙方固然不免衝突，卻也擁有攜手共進的時刻，二者未必總是對立 (VA, 2005, July 27)。該台提高自身公信力的第二個作法是，邀請西方及拉美社會聲望良好的人士組成顧問團，成員包括阿根廷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埃斯基韋爾 (Adolfo Pérez Esquivel)、尼加拉瓜解放神學家兼詩人卡迪納爾 (Ernesto Cardenal)、作

¹²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elesur_\(TV_channel\)](https://en.wikipedia.org/wiki/Telesur_(TV_channel))，最後讀取 2018 年 6 月 13 日。

品《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譯成 20 種語言的烏拉圭記者與作家加萊亞諾 (Eduardo Galeano)、英國《新左評論》編委阿里 (Tariq Ali)、美國紀錄片製作人及古巴支持者藍道 (Saul Landau)、法國世界報 (Le Monde) 海外版主編暨史學者拉莫內特 (Ignacio Ramonet)、阿根廷電影製片人鮑爾 (Tristán Bauer)、美國自由軟體先鋒史托曼 (Richard Stallman)¹³，以及美國演員暨社會活動家格洛弗 (Danny Glover)。¹⁴

2011 年夏季的報導指出，TeleSur 在北美與拉美 12 個都市，派有 26 位記者，是拉美最大型的通訊網絡 (Reardon, 2011, August 4)。至 2013 年初，張建中 (2013, 頁 78, 82) 引述的資料指 TeleSur 的記者人數已增加至 160 位。2014 年初的委國反對派暴力示威之後，總統馬杜洛等人對於要有英語頻道對外發聲的重要性，感受深刻，於是加快推動。到了 2015 年 7 月英語頻道開播當日，發自邁阿密的美國報導說，其英語總部設在厄瓜多爾的首都基多 (Quito)，不是加拉加斯，當年在經常預算之外，另增經費 1760 萬美元，聘用 36 位英語人才產製多媒體內容並與社交網站合作；該報導又說 TeleSur 的記者達 800 人，惟這個數字太高，似乎不太可能，除非是包括不定期的自由撰稿人所供應的內容。編採記者人數的多寡有其意義，他們遵循的報導眼界與立足點也很重要，對此，TeleSur 的國際顧問、每週也在該頻道主持【阿里論世界】節目的阿里表示，假使有人說 TeleSur 是「拉丁美洲左派的喉舌，這是虛偽的說法」，因為：

「真實的情況是，全球各個企業財團的傳媒是市場體系的喉舌……
(但是) 沒有人指控美國的傳播網絡是官方宣傳體系的喉舌... TeleSur 的英語頻道有不同的哲學，並且有不同的世界觀... 我們不造假、不製作，我們不會刻意剪裁特定內容才讓紀錄片播放，但西方電視有時卻會幹出這些勾當。」 (Hussain, 2014, August 6)

¹³ 但他在 2011 年 2 月因不接受南方台報導利比亞戰爭的立場，辭去顧問職務，見前註。

¹⁴ 見前註。

伍、「外力介入」以示團結同心：VA

「絕大多數的國際英語傳媒持續迎合美國政府及跨國集團所設定的議程，扭曲、漠視並且捏造委內瑞拉的現實情況。Venezuelanalysis.com 與它們對比明顯，我們在委內瑞拉站定腳跟，就委內瑞拉遭遇的困頓與進展，提出他處所無的第一手新聞與分析，呈現深度與可靠的說明…這個網站的目標是要報導委內瑞拉的進展，持續提供新聞，同時要將新聞放在脈絡中，結合深度分析與背景資訊…要為活躍份子、學術工作者、記者。知識份子、不同國度的政策制訂者，以及一般大眾，提供服務。」¹⁵

「分析委內瑞拉」(Venezuelanalysis.com, VA) 在 2003 年 9 月創辦，它是網路原生媒體，「內容」如其自我期許，無論是自行編採與撰寫，或是轉述其他來源的報導與評論（包括長篇的學術論文），VA 完全專注在委內瑞拉。因此，相對於間歇、偶爾，但也在若干時刻大量再現委內瑞拉的英語主流傳媒（無論是相對守成的美國《福斯電視網》或英國《經濟學人》、《每日電訊》、《每日郵報》與《泰晤士報》等，或是自由派的《衛報》、《紐約時報》或 BBC），VA 呈現的委內瑞拉，其當前與歷史面貌，更為豐富、也相對深入，同時提供了與有別於主流傳媒的事實、解釋與立場。

一、VA 的創辦

VA 的主要創辦人維爾珀特 (Gregory Wilpert) 出生在美國，父親是德國人、母親是墨西哥裔美國人。在德國完成高中學業後，他回返美國就讀大學。根據他自己的陳述，由於反對美國的拉美政策、也因為母親的背景，以及他個人對於革命的想像，維爾珀特較早就開始對拉丁美洲產生了興趣。完成社會學博士學位不久，他在紐約結識在美國讀書的委內瑞拉籍妻子，兩人結婚

¹⁵ 參見 <https://venezuelanalysis.com/donate/appeals/2010>;
<https://venezuelanalysis.com/about>

後，雙雙在 2000 年聯袂回到（或說前往）委國。當時，維爾珀特獲得富爾布萊特（Fulbright）基金會的資助而在委國中央大學任教。最早的時候，由於查維茲出身軍旅，這就使得維爾珀特在內的很多歐美人士都對查維茲存有戒心，無法力挺（Wilpert, 2013, December 4）；即便拉丁美洲在殘暴軍人執政之外，另有一種值得稱道的進步軍人陣營（Gott, 2015, March 9），但查維茲是否屬於這個傳統，畢竟在其執政之初，很多人尚難斷定。

維爾珀特的轉變大約是在 2001 年底。入住委內瑞拉超過了一年，他親臨其境有了第一手考察與感受，逐漸發現查維茲並非故作姿態。當時，查維茲提出 49 種法律案，包括提高外商繳交委國政府的石油權益金及其分配方式，也包括土地、水利與漁業等等領域的改革。有了嶄新體會的維爾珀特認為，新的對抗正在委國進行。果然，到了 2002 年初，查維茲支持度一下子從前一年的 80% 急遽下降到了 30%，反對派憂懼他是威權統治者，要不就是社會主義者，或兩者都是（Coronil, 2011）。接著就是 4 月的政變，維爾珀特親身在委，眼見海外英語（及委國的私有）傳媒對於玻利瓦爾革命強打猛攻，完全與他親自經歷的直接見聞與認知全然不同。其後，維爾珀特「完完全全重新另有了聚焦」、有了新的看事的角度；先前曾經在薩爾瓦多從事多年群眾組織與團結工作的維爾珀特「下定決心要成為全職記者，專為另類傳媒報導委內瑞拉。」（Wilpert, 2013, December 4）政變兩週之內，維爾珀特接受了 40 次國際傳媒訪問，有了覺悟，他認為應該挺身「矯正錯誤的資訊」，不應該僅只是在大學授課。有了視角的變化，組織認知與理解的方式也就更為銳利，維爾珀特完成了第一本有關委內瑞拉轉型的政治社會學著作（Wilpert 2005）。

委國政變一年多之後的 2003 年 9 月，通過共同朋友的引介，維爾珀特與桑切斯（Martin Sanchez）等人聯手創辦了 VA，期待通過這個英文網媒「提供左翼社會運動的視野，俾便世人瞭解玻利瓦爾革命。」（Albert, 2013, March 5）桑切斯本人則在更早一些，亦即在政變之後的一個月，就已經先與同志催生了至今仍然是委國最重要的西班牙文的草根激進網站 aporrea.org。¹⁶

¹⁶ 在 2004 年接受外交官職位後，桑切斯已經離開 aporrea.org，取自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porrea.org>，上網日期：2016 年 5 月 27 日。

二、VA 的媒體觀

維爾珀特自承，他與友人創辦的 VA 信仰「民主社會主義」，它所秉持的新聞觀可以分作三點陳述 (Wilpert, 2013, December 4)。首先，客觀與平衡固然是新聞編採的重要原則，但西方多數傳媒在報導本世紀的委國事件時，很難說已經達到這些標準，重要原因是這些傳媒自以為沒有立場而只是中立。作為另類傳媒的 VA 坦承自己的立場，它的報導並不排斥、也會交待與其歧異或衝突的說法，但 VA 更為接近與傳達中下階層、被排除者，以及草根運動者的言談、經驗及願景。

其次，即便有其立場，VA 並不認為自己是特定黨派的傳聲筒，VA 堅持必須擁有自主的發言空間。「實存社會主義」或「二十世紀」社會主義政權執政初期所堅持的專政，其正當性隨著過渡時期的消逝而褪色；他們的經驗顯示，傳媒即便認同社會主義，但如果沒有解釋何謂社會主義的空間，勢將使得社會主義淪為口號而其內涵空洞化，社會主義的宣稱甚至可能會變成特定黨派利益的遮羞布。

第三，公權力與傳媒結構的最佳關係，不是國家機器消極無為。委國政變當年，哈洛維出版《改變社會不奪權》(Holloway, 2002)，VA 創辦後曾就此提出批評 (Alam, 2005, April 15)。其後，維爾珀特似乎以第二本專書《攫取權力改變委內瑞拉》(Wilpert, 2007)，更為鮮明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不過，必須注意的是，與其說哈洛維與維爾珀特的立場與認知徹底對立，不如說兩本書的考察背景有很大的差別。哈洛維筆下的墨西哥，其社會條件與歷史情境與維爾珀特專注的委內瑞拉，截然不同。再者，身為「開放的馬克思主義者」(open Marxists) 的重要闡述者，哈洛維在《改變社會不奪權》問世八年後，另有《鑽裂資本主義》的出版，此時他的立場似乎已經稍有和緩。現在，他認可了委內瑞拉與玻利維亞奪取國家機器作為改造工具的路線；他肯認這個路線的支持者不必然會是國家主義者，而是能夠同時從事雙重運動的人。這個路線力圖奪取國家機器並推動改造，卻也同時強調自下而上給予國家壓力的必要與重要。不過，我們還得注意的是，哈洛維依舊不忘提醒，重視卻又不忘強調自下而上不足以成事，多少讓人認為，這個路線的重點仍

是「自上而下」，是要讓社運從業者與統治者形成聯盟。哈洛維因此認為，「雙重運動的說法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卻終究不免是一種「由上啟動」的變革，「終會將運動推向對立的方向，逆流必然出現；即便立意良善，由上啟動注定要摧毀邁向自決的動能。」(Holloway, 2010, p. 208) 惟哈洛維這個立場招來批評，論者指他物化了權力 (Ciccariello-Maher, 2013)。

維爾珀特延伸自己的國家觀於傳媒規範。他認為，西方學界與傳媒對於委內瑞拉 2004 年底頒行、並於 2010 年修訂的《廣播電視社會責任法》(主要是延伸至數位媒體) 的抨擊，並不公平，畢竟該法與歐洲常見，出於社會民主理念的傳媒法制，並無違背 (Lendman, 2011, March 26)。當然，法律是一回事，執法者適用法律條文的表現是否合理，又是另一回事，維爾珀特是認為委國「政府有太大的裁量空間」，他主張，「裁定傳媒是否違反法規的權限，應該要由真正獨立的機構擁有比較合適。」

在政變之後，委國出現了更多「社區傳媒」，有如雨後春筍，政府給予認可；維爾珀特認為這是正確之舉。他更進而指出，不是僅給予執照，政府還應該對這些社區傳媒提供合理水平的營運經費或器材。維爾珀特雖然認為「公共媒體」的創設是正確之舉，但他不肯輕予名器。比如，新上任、頗有好名聲且出身資深記者的人在 2012 年 10 月大選後出任傳播部長，表示要推動新的公共傳媒系統，¹⁷但他說要觀其言察其行 (Carlson, 2013, March 3)。

最後，他又認為，公權力應該努力將所有傳媒民主化，包括有效規範各種私有傳媒。委國有些查派認為，反對派的極端傳媒如 Globovision 應予關閉，維爾珀特並不同意。他說，民主社會主義的「和平與選舉」路線，畢竟與武裝暴力革命不同，不能強制這類傳媒消失。他認為就事論事才是道理，比如，假使傳媒力挺法西斯、充斥種族主義或其他歧視言論的程度，構成了依法予以關閉的條件，就可關台；但若尚在法律寬容的範圍，即便是反對派的傳媒，政府也不能藉機生事，不能減少其運作空間。(Albert, 2013, March 5)

¹⁷ 指 Ernesto Villegas，他宣布要成立新系統的公共傳媒，也會讓社區傳媒扮演更大角色。但 2014 年 8 月他已卸任，後轉任首都特區政府首長至 2015 年 5 月，見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rnesto_Villegas

陸、沒有「人道危機」，有微弱之光：VA（與 TeleSur）的回應

查維茲在 2013 年 3 月辭世，次月總統改選登場而 MUD 敗選後，5 月開始出現委國物資短缺的新聞（參見〈表一〉）。2016 年 5 月以後的外電更見嚴峻，先是《紐約時報》說〈嬰兒瀕臨死亡，沒有醫療用品：崩潰中的委內瑞拉醫院〉（Casey, 2016, May 15）。繼之，《華盛頓郵報》先前已有社論呼籲「外力介入」，（Bolton 2016, April 14）現在再以黑白的圖說，指稱〈委內瑞拉在崩潰邊緣的景象讓人哀傷〉。（Miroff, 2016, May 25）接著，美國「傳統基金會」也加入行列，要求外界設法〈舒緩委內瑞拉的人道危機〉（Quintana, 2016, May 26）。對於委國否認人道危機，因此拒絕海外援助的立場，倫敦「國際特赦組織」的抨擊是〈委內瑞拉：頑固的政策加速了勢將帶來災難的人道危機〉（Amnesty International, 2016, June 10）。

可能是觀察到了這個輿論氣氛，專研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社會與歷史的黑特藍教授，就在 2016 年 5 至 6 月以三週時間，走訪委國各地（Hetland, 2016, June 22）。他到都會也前往偏鄉，他與窮人長談也與富人交往，他接觸查派也懇談反對派。通過這些實地考察與親身體驗，黑特藍提出了後列看法。

首先，食品等物資短缺對於有錢人、中產與中低階層的影響並不相同；對於生產條件有別的不同地區之住民，也有差異。黑特藍教授說，「大多數與我交談的人都對取得藥品有些擔心，但也都說他們的家人仍然可以獲得…通常是通過遍布全國而有時是海外的家族網絡」。既然是大多數，也就意味著是有些人是有困難，因此就有掠奪新聞的出現。是有愈來愈多的家庭處於「長期飢餓」，但不能說出現了「大量飢饉」。基本物資是有短缺、通貨膨脹增加了民生困難；不過，「在加拉加斯，街道人群鑽動，地鐵繼續營運，免費公衛診所正常在運作」，「特別是在富裕地區的飯店餐廳，根本就是人滿為患」，這些也是事實。

黑特藍說，不僅是美國的前述的紐時...等等報刊，還有美國的公共電台（NPR）、《富比士》（Forbes）、《華爾街日報》等「主流傳媒（，都是）持續不斷地錯誤報導，也明顯地誇大了危機的嚴重程度」。誇大與偏頗除了造成

誤解，更麻煩的是它們可能另有政治效應，提供了正當性，讓海外而特別是在美國主張介入的人，「找到了理由。」何況，有些媒體還不只是提供扭曲的形象，它們都有自以為是的主張，如《華盛頓郵報》公然再三指稱委國是「失敗的國家」並呼籲「外力介入委內瑞拉」！

然而，黑特藍提醒這些逾越分寸的傳媒。他說，固然有不少委國人「不滿領導階層，也就對政府不再忠誠。」但是，不支持當權者的人「並沒有轉而力挺反對聯盟」；人們甚至會說反對派若是掌權，「就會搞來法西斯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委內瑞拉的國民知道，「三百萬老年人得到了最低薪資的老年年金。查維茲上台時，還不到三十萬，且僅有最低薪資的五分之一。所有學童在學校至少都有一次餐點可用，這也不是謊言…醫療保健縱使有百般問題，但所有人都納入了，街頭各個角落你都能找到人討論政治，對國際局勢侃侃而談…這是政治參與，不須隱藏。」

布魯斯是《愉港另類方案：直接民主進行中》的編譯者，他也是《真正的委內瑞拉：在二十一世紀創造社會主義》的作者（Bruce, 2004, 2008）。布魯斯後來加入「南方電視台」，他以委內瑞拉特派員的身份針對醫療的實況，連續撰寫了兩篇長文報導，提供了另一種敘述與觀點，該文數日之後另由 VA 轉載（Bruce, 2016, June 28; 2016, July 4）。

布魯斯前往兩家醫院訪問，第一家是佩塔雷（Petare）醫院（the Perez de Leon II Hospital），該院位於首都加拉加斯東邊，是暴力犯罪最嚴重的社區之一。布魯斯意識到「南方電視台」的身份可能會讓讀者以為，這些報導經過特別的安排，是一種樣板。為了減少這個理解方式，布魯斯說他的訪問換了多次時間，出面接待的人也就因為另有公務必須處理，以致臨時由他人接受他的訪談。他說，這家醫院與中國廠商簽訂契約，醫療器材與用品的供應與維修並無困難。醫院相當清爽，完全沒有傳媒渲染的血跡四處可見，也沒有病人無處棲身而只能四處橫躺的場面。有些年輕醫生說，這家醫院比起其他公立醫院，處境好很多（比如，十一張重症醫療病床，僅有三張有病患）。但他們也說，比起軍方或社會安全機構的醫院，這家首都的社區醫院之條件，又沒有那麼好。若是遇到醫療物資短缺，他們往往通過與其他醫院互通有無而舒緩。四間手術室，到訪時有兩間在開刀。該院護理長說，目前他們

一天平均有 16 次一般手術，10 至 12 次緊急手術，超過一天 24 次的預定目標。她說，真正的問題是免洗床單不夠，但醫院人員就從手術包附帶的 3 張床單節約若干，還算能夠維持。醫生估計，院方擁有 70-75% 的醫療用品與藥物，若能節省使用，大致還能滿足需求。

接著，布魯斯來到委國規模最大的婦科醫院（the Concepcion Palacios Maternity Hospital）。相較於先前那家醫院，這一家看來確實老舊，也有些敗壞。因此，六月初曾有年輕醫護人員走上街頭，抗議醫療用品不夠。有位管理人員，不太想要談政治，她在舉手投足與言談之間，透露了這位管理員並不支持查派。根據她所提供的証詞，過去五年來，建於 1950 年代的這家醫院的維修工作並不理想，因此該院的運作沒有那麼順暢。比如，她負責照管 60 張病床，但其中僅有 32 張能夠使用，不過她也同時強調，醫院對病人的照顧並沒有中斷；該院在 2016 年前四個月所接生的嬰兒，比 2015 年同期還多了兩成。假使僅比較 2016 年各個月份，則一月接生了一千人，但五月下降至七百人。然而，她也表示這可能不是太大的問題，因為新生嬰兒只是轉移至其他醫院，而該院也沒有新生嬰兒因為欠缺藥品而夭折的例子。醫療品的供應不是大問題，接受訪問的醫護人員說，「我在本院工作已經有三年多，可以誠實地說，我們這裡從來沒有任何一人因為欠缺醫療用品而死亡。」雖然近年來的嬰兒死亡率略微增加，但原因不是在醫院內發生，是在懷孕前期。這個情況的出現，又可能是一般藥房的高血壓……等等慢性病藥品的供應並不足夠，致使孕婦無法即時取得也就無法穩定服用，於是就有較大可能發生流產。避孕藥短缺可能使得不想生子卻未預期懷孕的人數增加，從而使得嬰兒流產的人次上升。委內瑞拉的全國統計顯示，從 2007 年開始，嬰兒與孕婦死亡率都在增加，其中母親生產致死的問題比較明顯，受訪人記得這家醫院在 2011 與 2012 年僅有兩或三位母親生產致死，但 2013 年是六人，2014 與 2015 連續兩年幾乎都是六人的兩倍，雖然最後這兩年的比例仍然不及 1990 年代的一半。

糧食主權專家史亞佛尼及卡馬卡羅（Schiavoni & Camacaro, 2016, July 11; 另見 Felicien, Schiavoni, & Romero, 2018）鑽研委國食品與農業議題，她們通過「食品至上」（Foodfirst）組織的網站發表了專文，提供了比較細緻的分析。

該組織成立於 1975 年，專注草根社區及社運、累計已經出版 60 餘本書籍、完成上百個研究案。史亞佛尼是荷蘭海牙「社會研究國際機構」(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Studies) 博士研究員，關注與研究委國糧食議題十多年；卡馬卡羅出身委內瑞拉，目前在紐約工作。兩位作者說，那麼多有關委內瑞拉的負面與誇張的報導，讓他們不禁懷疑，難道 2015 年「聯合國食物與農業組織」(UN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sation, UNFAO) 仍然盛讚、幾乎已經根除飢餓的委內瑞拉，會是這付德行？並且，早就有不少當地的「另類傳媒」累計了相當多的報導，鋪陳該國從事於食物主權的實驗，也在改革農業及食品分配系統；這是積極鼓勵市民參與食品系統運作的國度。在不到一兩年之間，委內瑞拉真會從芳草變成蕭艾，陷入人道危機的地步嗎？

她們說，2013 年至他們撰寫該篇文字之時，委國物資如個人衛生用品(肥皂、衛生紙…等等)的欠缺，確實是從未斷絕的新聞。但是，假使仔細考察，就可發現實況是牛奶欠缺，但奶製品如優格…等等卻很豐富；咖啡這種基本品欠缺，但茶、熱巧克力與其他飲料非常豐沛。何以如此？常見的解釋有二。一是物價管制，政府將這些基本物資的價格定得太低，致使生產與分銷系統欠缺誘因提供。二是石油價格下跌太多，因此政府欠缺資金進口這些物資。但是，委國經濟學教授古席歐 (Pasqualina Curcio) 針對這個現象已有詳盡與深入的研究。古席歐指出，這些解釋並不全然可信。一是這些市面上大量減少的基本用品，其價格早從 2010 年就是嚴格管制，並且近來政府已經多次提高價格，按理分銷者的誘因已經強化，然而相關物品的供應並沒有相隨增加。第二，這些短缺現象在 2013 年春夏開始增強，但石油價格下降是 2014 年底以後的事情！古席歐又發現，食品短缺的強度與重要政治時刻(如選舉到來之前)，是有關係。那麼短缺現象是人為刻意製造出來的嗎？相當可能。委國人並非不知情，他們知道委國最大的食品公司、控制 62% 委國人基本食品、也就是玉米粉供應的「保拉集團」(Polar) 的老闆，正是反對聯盟的重要且知名成員！

另外，委國的蔬菜水果與根莖作物大多可以自給自足，原因是這類產品大多數由小型與中型農家或公司所生產，而它們的分配網絡也比較不集中，

分散的銷售系統也就難以從單一中心予以操弄。因此這類作物在市面上到處可見，並沒有短缺的問題。既然部分食品沒有短缺，人們自然就會用以換取短缺的物資；比如，以木薯、馬鈴薯和大蕉交換玉米粉，麵食和其他加工的碳水化合物。兩種食品的交流假使仍然無法滿足人們的需要或偏好，數量較少的物資之價格，也就跟隨高漲。

食品短缺所造成的衝擊是否嚴重，亦有其他指標可以具體衡量。以最近可以取得的統計為例，2015 年底的委國人均熱量消費是一天 3092 卡路里，比委國 2011 年的日均攝取量 3221 卡路里低些，但比起 UNFAO 所定一日 2720 卡路里的基本需求量，仍然較高。最後，兩位作者採取了反諷的口吻回應食品短缺的新聞：有人聲稱委國人因為沒有糧食，以致已經開始吃狗，他們說，委國人是在吃「熱狗」。本文審查意見之一也提及，墨西哥報紙 *La Jornada* 對於衛生用品缺乏的報導，「提出獨到的見解，以黑色幽默方式替委內瑞拉批評美國」。因為食品短缺而引發暴動是孤立的少數事件，並且僅發生在反對派控制的地方，若要藉此指控委國出現「人道危機」，委實太過牽強。

通過這些分析，史亞佛尼與卡馬卡羅提醒，人們很有必要「質疑這些傳媒的標題」。她們提醒，根據聯合國釐定的很多指標，委內瑞拉在本世紀取得了值得肯定的進步成績，包括貧窮與飢餓大量減少，那麼，何以這樣的國度遭致砲火四射？兩位作者說，「答案必有多種，也會相當複雜，並且，也將因為不同的觀點與解釋，致有差異」。她們希望讀者「尋求更多資訊，不要僅接受這些新聞報導的表象」。此外，不實言論可能具備潛在的政治作用，她們對此亦有相當的警惕：「為什麼傳媒刻意與極端扭曲至此？…繪聲繪影，把委國情勢說得很嚴重…（加上）反對派所控制的國會叫囂要罷免總統…美國也在表示要延長經濟制裁」。那麼，是否委國在野聯盟或暗或明地結合美國，試圖以「人道危機」的存在，作為口實，以便時機成熟或醞釀機會，就能完成 2014 年 2 月那場 MUD 的激進派所未能完成的「下台」訴求？畢竟，從 2014 年開始，美國就以委內瑞拉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為由，將委國列入經濟「制裁」的對象。到了 2016 年 4 與 7 月，參議院與眾議院再次支持新議案，凍結與委國總統及其高階官員的資產（Mallett-Outtrim, 2016, July8）。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更在 2017 年 9 月升高對委國的「經濟制裁」。

一方面聲稱委國出現人道危機，卻又同時試圖壓縮其自行解決困局的空間，美國如果不是言行矛盾（Harris, 2017, December 29），就是想要弄假成真，讓委國物資困難演成人道危機。

BBC 雖然也是主流傳媒，卻有一篇報導，足以糾正極端醜化委內瑞拉的新聞。該文由 BBC 駐委內瑞拉特派員拔多（Daniel Pardo）撰述。發出該則報導時，他已經在委內瑞拉居住三年。據拔多的見聞，他認為有關委國是個飢荒之國，是個身家不安全而表意自由備受壓抑之說，根本就是一種「迷思」。拔多說，儘管是有不少人吃得不好，但「沒有普遍存在的飢荒這回事」，聯合國對飢荒的定義是營養不良超過 30%，致死率 10 萬人每天有 2 人，但委國近一年的營養不良比率，最悲觀的估計是 20-25%，100 萬人為此殞命者不到 1 人。然而，BBC 等主流傳媒刊登拔多這類說法的報導，數量可能不多，如果不是鳳毛麟角的話；同時，我們也得注意，拔多的報導刊登在 BBC 的西班牙文網站，¹⁸若非該文得到英文翻譯（Hasse, 2016, July 22）並且得到 VA 的轉載，知悉這個面向的人還會更少一些。

相較於 BBC 的拔多的見證，積極反查維茲派的《經濟學人》之報導，假使倒過來讀，似乎也是另一種証詞，能夠用來反駁人道危機的污名。該刊在 2016 年 9、10 月報導，指該國民眾平均一個月得花 35 小時排隊才能買到日常飲食所需。原本，這是負面新聞，但若逆向解釋，是否可以說明委國物資固然短缺，但平均每日排隊一個小時仍可取得，因此，怎麼會是人道危機？《經濟學人》又說，儘管存在這些困難，委國的物資配送效率，是有尚稱明顯的改進（Economist 2016, September 17: 56; 2016, October 1:44-45）。2017 年底，UNFAO 以及「拉美與加勒比海經濟委員會」聯袂派遣專員前往委國考察，事後他們聯合發表聲明，指認食品短缺與分送遲延的現象，但同時明確表示這不是人道危機；他們說弄清楚短缺的原因，並要對付盜賣／囤積／腐敗與貨幣操弄…等等問題，才是重點，主流媒體以戲劇化方式，加重醜化短缺的現象，實屬「於事無補」。（Boothroyd Rojas, 2017, December 6）

反駁主流傳媒，表明沒有人道危機之外，刊登或轉載於 VA 的報導也有

¹⁸ <http://www.bbc.com/mundo/noticias-america-latina-36837574>

相當積極的態度，他們希望當前的委國會是「禍兮福所倚」的前奏。

因此，委內瑞拉政府在全國各地廣設「就地配置與生產委員會」(the Local Provisioning and Production Committees, CLAPs) 的措施，備受史亞佛尼以及卡馬卡羅的肯定。她們指出，這是草根組織與政府協作的新方式，在相當範圍內舒緩了基本物質的供輸壓力。CLAPs 成立之時(2016 年初)是以全民最窮的五分之一人口為主，第一年達到 200 萬戶家庭，至 2018 年初全國有 3 萬個 CLAPs 分配點，每袋食品 12 至 15 公斤，以補貼價格出售，2018 年底預計可以配送至四分之三人口，也就是六百萬家庭。除了配送，半數 CLAPs 也直接涉入食品生產 (Felicien, Schiavoni, & Romero, 2018)。他們也看到有很多社會運動者都很努力，試圖化危機為轉機，追求「糧食主權」的落實。物資短缺意外地提供了新的刺激，委內瑞拉開始有了較多的有機農業、禁止基因改造食品、農園耕作產品的交流與展示愈來愈多，「人民面對面」也讓城鄉有了更多的直接接觸與互動，愈來愈多的人「史無前例地投入於農業」，從中人們取得了更多的新鮮食材。

黑特藍教授也希望物極必反、否極泰來。他說委內瑞拉已經透露「希望的微光」，農產短缺促使更多人利用前庭後院植栽自家使用的蔬果，大家動手動腳、「種東種西」。社區生產與分配組織也更有效地動了起來，人們努力矯正官僚的腐敗。「具有批判力的查派」運動在委國更見活力，他們提出「非常多樣、獨特的想法」(Hetland, 2016, June 22)。委國必須走出依靠天然物資(石油等)的尋租經濟模式，這是委內瑞拉必須嚴正面對的根本大計 (Prieto & Lander, 2016, September 29)。醫療人員對於委國革命的進程也提出尖銳的批判，他們說，查派掌權十七年，號稱要邁向社會主義，卻仍然存在以「大量政府預算支付公職人員的私人醫療保險，這等於是補助私人醫院，」相當荒謬 (Bruce, 2016, July 4)。

皮爾森在 2008 年加入 VA，近日著有小說《蝴蝶監獄》，「引領讀者進入全球資本主義，接觸邊陲民眾的真實生活與夢想」(Pearson, 2015)。她說，「委內瑞拉的食物短缺、通貨膨脹與排隊購物已經三年，衝擊幾百萬地區綜合體運動的組織者與參與者。但是，對於右派，他們敬謝不敏…甚至也對馬杜洛政府敬謝不敏，他們在這些艱辛處境下日趨強大，取得了更好的組織效能。」

她也說都會農園在這個背景下，有了明顯增長，五年前幾乎沒有人好好利用居家附近的綠地，如今單在她訪談者居住區的周遭，就有五百人！這些都是具體的活動，「沒有那麼抽象」。先前，這些組織大多「聚焦在文化事件或修橋補路…現在，很多地區都在努力，他們試著要生產自己需要的半數蔬果，另一半才向鄉村生產者採購。」(Pearson, 2016, July 4; 2016, October 27)

柒、結語：「謊言行走天下，真相還在繫鞋帶」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軍事政權在拉丁美洲執政數十載，包括在 1973 年發生血腥政變，舉世第一個通過民主選舉產生的社會主義政權，在智利遭致推翻。1989 年，委內瑞拉首都爆發拉美近代史最大的民變，十年後查維茲運勢奮進，出任委國總統，並在 2005 年宣揚該國努力以赴的方向是「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開啟也強化了拉美粉紅色浪潮的聲浪，反擊經濟新自由主義的意識領導及霸權。(Chodor, 2015)

查維茲在 2013 年去世，原已頻繁負面再現委內瑞拉情勢的海內外主流傳媒，進而不斷散播委國已有「人道危機」的新聞，並將罪責歸咎於社會主義路線。

不過，根據 VA 與 TeleSur 等另類傳媒所提供的分析，2014 年底石油價格大跌以來，委國的經濟是有困頓，但不是人道危機、成因不是委國推動社會主義路線，反而是其推進無力寡方，是四個互有關連的內外因素所造成。

一是，查維茲是民選產生，不是武裝革命政權，他所繼承的國家機器僅是上層的調整，無法大刀闊斧改變，窠臼如舊有的腐化貪污或失能，改善的幅度也就有限。二是支持查維茲的力量遲至 2008 年才整編為「社會主義統合黨」，來源不同的成員未必對社會主義的信念陽奉陰違，惟其各個派別對社會主義的認知及信守水平的高低，諒有差異，並且這個新的政黨會是偏向科層主導或是重視分權以讓基層有較大的培力經驗，很可能因為組織新立而有更大的摩擦。三是查維茲無法也不肯以暴力手段沒入生產工具，委國經濟遂有仍有八、九成仍是私有產業構成，其中不乏拒斥查維茲路線的工商行號伺機與政治反對者共鳴而發為傳媒戰爭、經濟戰爭，查維茲即便推動拉美「最

稱野心勃勃的土地與農業改革」，也在地主抗拒下成效有限，致使「農民倍感挫折」，(Wilpert, 2006) 地主甚至僱人殺戮農民，累計已達兩百多人。

(Hetland, 2016, September 11) 最後是委國的傳統菁英外有美國撐腰。華府對於拉美左傾政權並不友善，1954 年瓜地馬拉政府因土地改革遭到顛覆，其後的智利、海地 (2004) 與宏都拉斯 (2009)，都是美國改變他國政權的往例，查維茲曾在 2002 年挺過美國默許的政變，繼任已逾五載的馬杜洛能否坐滿任期，變數之一就在美國因素：美利堅改變政權的戰略數十年如常，先祭經濟制裁、大力支持反對派，想方設法讓政權不穩定、人民怨懟、社會混亂以便正當化軍事政變或美國的軍事介入。(Leech, 2018)

就此來說，紐約出生而從 1977 年起任教委內瑞拉，傳授經濟史與政治學的耶拿教授，評價顯得中肯：「委內瑞拉站在前鋒位置，試圖在尖銳兩極化及衝突的脈絡中，以民主手段建構社會主義，歷經相當長的時間，幾乎已有十八年，這段歷史在世界的任何角落，再無匹配。」(Ellner & Koerner, 2016, October 17) 分析查維茲何以能在委國崛起的最佳著作《委內瑞拉政治改革的失靈》(Buxton, 2001)，其作者英國教授巴塞頓在十五年後，對於查維茲本世紀開啟的委國經驗，選擇凸顯委國底層人民的主體自覺與能力已在強化，這是「歷史第一次。大眾階級如今更為意識到他們的權利及他們的潛在力量，這是以前從來沒有的現象。人們不再認為這些權利是奇里斯馬的領袖自上而下所賦予……。」(Buxton, 2016, p.25)

本文所介紹與闡述的 VA 及 TeleSur 之報導與觀點，以及耶拿與巴塞頓教授的證詞及其認知框架，無緣進入主流傳媒；〈表一〉列舉的「新聞」標題及其英語版本的內容，卻是傳遍了世界。兩相對照，便是「謊言行走天下過半，真相繫著鞋帶未發」這句諺語的生動註腳。

參考書目

- 林藹雲、葉蔭聰 (2011)。〈香港篇：情感動員的新一頁〉，葉蔭聰 (編)，《草根起義：從虛擬到真實》，頁 57-93。香港：上書局。
- 林藹雲、葉蔭聰 (編) (2009)。《草根不盡：華語地區獨立媒體年報 2008/09》。

香港：獨立媒體。

邱林川（2013）。《信息時代的世界工廠：新工人階級的網絡社會》。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張志華（2013）。〈拉美南方電視：別樣的國際傳播〉，《新聞大學》，119: 48-53

張建中（2013）。〈拉美的聲音：從戰略傳播視角看南方電視台的崛起〉，《中國電視》，1: 78-82。

曹晉（2015）。《媒介與社會性別研究》。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梁家權（2015）〈香港:政治高壓,百變叢生〉,管中祥(編),《光影游擊最前線》,頁155-18。台北：紅桌文化。

陳世宏（2016）。《衝撞與凝聚：綠色小組口述訪談集》。遠景。

馮建三（2009）。〈傳播政治經濟學與另類媒介：以南韓與委內瑞拉為例〉，《國際新聞界》，25: 11-15。

馮建三（2014a）。〈政府涉入型對外衛星電視與NWICO〉，《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78: 160-167。

馮建三（2014b）。〈傳播拉丁美洲「社會主義」：委內瑞拉承先啟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97: 1-62。

馮建三（2017a）。〈制憲會議是契機：還未絕望，委內瑞拉或許真會「變天」〉。取自 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3/2627873

馮建三（2017b）。〈「人權觀察組織」對委內瑞拉的認知誤導〉。取自 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3/2643726

馮建三（即將出版）。〈謎、冤屈與進步：委內瑞拉，兼談《經濟學人》〉，《思想》。

葉蔭聰（2009）〈香港篇:新政治力量〉,林藹雲、葉蔭聰(編),《草根不盡：華語地區獨立媒體年報 2008/09》,頁47-68。香港：獨立媒體。

葉蔭聰（2015）〈序二：媒體就是社會與政治〉,管中祥(編),《光影游擊最前線》,頁20-23。台北：紅桌文化。

葉蔭聰（編）（2011）。《草根起義：從虛擬到真實》。香港：上書局。

管中祥（2009）〈台灣篇:從地下冒起的抗衡力〉,林藹雲、葉蔭聰(編),《草根不盡：華語地區獨立媒體年報 2008/09》,頁95-116。香港：獨立媒體。

管中祥（2015）〈台灣：百花齊放,暗藏危機〉,管中祥(編),《光影游擊最前線》,頁99-131。台北：紅桌文化。

管中祥（編）（2015）。《光影游擊最前線》。台北：紅桌文化。

趙鼎新（2017）。《合法性的政治：當代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Abalo, E. (2014). Constructing (II) legitimate democracy: Populism and power concentration in newspaper discourse on Venezuela. *tripleC: 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 Critique. Open Access Journal for a Global Sustainable Information Society*, 12(2), 802-821.

Alam, M. J. (2005, April 15). Taking Power Seriously: John Holloway and the Venezuelan Strategy.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venezuelanalysis.com/analysis/1069>

- Albert, M. (2013, March 5). Tackling Institutions One By One: An Interview With Gregory Wilpert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s://zcomm.org/znetarticle/tackling-institutions-one-by-one-by-gregory-wilpert/>
- Amnesty International (2016, June 10) Venezuela: Stubborn politics accelerate catastrophic humanitarian crisis.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s://www.amnesty.org/en/latest/news/2016/06/venezuela-stubborn-politics-accelerate-catastrophic-humanitarian-crisis/>
- Artz, L. (2006). TeleSur (television of the south): Discarding contraflow for horizontal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a and Cultural Politics*, 2(2), 225-231.
- Artz, L. (2012). 21st century socialism: Making a state for revolution. *tripleC: 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 Critique. Open Access Journal for a Global Sustainable Information Society*, 10(2), 537-554.(馮建三譯[2016]。〈21世紀社會主義：打造國家 推進革命〉，傳播譯站工作坊(譯校)，《馬克思歸來》，頁 754-786。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Artz, L.(Ed.).(2017).*The pink tide: Media acces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in America*. Rowman & Littlefield International.
- BBC (2014, May 29).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pproves Venezuela sanctions. From <https://www.bbc.com/news/world-latin-america-27615148>
- Block, Elena. (2015).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leadership: Mimeticism, Hugo Chávez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ower and identity*. New York, NY: Routledge.
- Bolton, P. (2016, April 14). The Washington Post reaches new low in calls for political intervention in Venezuela.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www.coha.org/the-washington-post-reaches-new-low-in-calls-for-political-intervention-in-venezuela/>
- Boothroyd Rojas, R. (2017, December 6) UN expert: No humanitarian crisis in Venezuela.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s://venezuelanalysis.com/news/13533>
- Bruce, I.(2004/translated and edited).*The Porto Alegre alternative: Direct democracy in action*. London, UK: Pluto
- Bruce, I.(2008). *The real Venezuela: Making socialism in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UK: Pluto.
- Bruce,I.(2016, June 28). Venezuela's hospitals: "Problems are opportunities".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www.TeleSurtv.net/english/news/Are-More-Babies-Dying-in-Venezuela-20160704-0022.html>
- Bruce,I. (2016, July 4) Are More Babies Dying in Venezuela?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www.TeleSurtv.net/english/news/Are-More-Babies-Dying-in-Venezuela-20160704-0022.html>
- Burbach, R. (2001). *Globalization and postmodern politics: From zapatistas to high-tech robber barons*. London, UK: Pluto Press.
- Burbach, R., Fox, M., & Fuente, F. (2013). *Latin America's turbulent transitions: The future of twenty-first century socialism*. London, UK: Zed Books.
- Buxton, J.(2001). *The failure of political reform in Venezuela*. Ashgate Publishing.
- Buxton, J.(2016). Venezuela after Chávez. *New Left Review*, 99(May-June), 5-25.
- Carlson, C. (2013, March 3) Venezuela launches new integrated media system.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s://venezuelanalysis.com/news/8007>

- Casey, I. (2016, May15). Dying Infants and No Medicine: Inside Venezuela's Failing Hospitals.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www.nytimes.com/2016/05/16/world/americas/dying-infants-and-no-medicine-inside-venezuelas-failing-hospitals.html
- Chodor, T. (2015). Neoliberal hegemony and the pink tide in Latin America breaking up with TIN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Ciccariello-Maher, G., & Sapiezynska, E. (2017). Venezuela: freedom of expression, public access, and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In Artz, L.(Ed.).(2017).*The pink tide: Media acces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in America*(pp.49-62). Rowman & Littlefield International.
- Ciccariello-Maher, G.(2013). *We create Chavez*. Duke University Press.
- Cole, M. (2014).The alternative school of community organization and communicational development, Barrio Pueblo Nuevo, Mérida, Venezuela. *Constructing twenty-first century socialism in Latin America* (pp. 97-115).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 Coronil, F.(2011).Venezuela's wounded Bodies: Nation and imagination during the 2002 coup. *NACLA Report on the Americas*, 44(1), 33-39.
- Economist (2012, October 13) 'Stuck with him; Venezuela's presidential election', pp.45-46.
- Economist (2016, September 17) 'Multinationals in Venezuela, stay or go', p.56.
- Economist (2016, October 1) 'Venezuela: the angry 80%', pp.44-45.
- Ellner, S. (2014, June 18). Protest and destabilization in Venezuela: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violent and non-violent right is smaller than you may think.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s://venezuelanalysis.com/analysis/10752>
- Ellner, S., & Koerner, L. (2016, October 17) Part II: Is the Bolivarian Revolution a Populist Failure?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s://venezuelanalysis.com/analysis/12723>
- Felicien, A., Schiavoni, C., & Romero, L. (2018).The politics of food in Venezuela. *Monthly Review*, June, 1-15.
- Fernandes,S. (2010). *Barrio-based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Who can stop the drums?: Urban social movements in Chávez's Venezuela* (pp.160-211).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Fernandes,S. (2011). Radio Bemba in an age of electronic media: The dynamics of popular communication in Chavez's Venezuela. In D. Smilde & D. Hellinger (Eds.), *Venezuela's Bolivarian democracy: Participation, politics, and culture under Chávez* (pp. 131-156).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Forero, J. (2005, May 16). And now, the news in Latin America's view. *The New York Times*.From http://www.nytimes.com/2005/05/16/world/americas/and-now-the-news-in-latin-americas-view.html?_r=1
- Gott, R. (2015, March 9).Hugo Chavez and leftist soldiers in 20th century Latin America.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www.TeleSurtv.net/english/opinion/Hugo-Chavez-and-Leftist-Soldiers-in-20th-Century-Latin-America-20150305-0001.html>
- Gurrero, M., & Márquez-Ramírez, M. (2014). *Media systems and communication policies*

-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 Guillén, D. (2017). Societies in movement vs. institutional continuities? Insights from the Zapatista experience.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44 (4), 114-138.
- Harris, D., & Azzi, D. (2006). *ALBA - Venezuela's answer to "free trade": The Bolivarian alternative for the Americas* (Occasional Paper No. 3). Bangkok, Thailand: Focus on the Global South.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www.focusweb.org/pdf/alba-book.pdf>
- Harris, R. (2017, December 29). Lamenting Venezuela's "Humanitarian Crisis" While Blocking Its Resolution.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s://www.counterpunch.org/2017/12/29/lamenting-venezuelas-humanitarian-crisis-while-blocking-its-resolution/>
- Hasse, J. (2016, July 22). Debunking myths about the crisis in Venezuela: An insider's perspective.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www.benzinga.com/news/16/07/8248756/debunking-myths-about-the-crisis-in-venezuela-an-insiders-perspective>
- Hayden, T. (2015). *Listen Yankee: Why Cuba matters*. New York, NY: Seven Stories Press. (馮建三譯[2016]。《聽好了，古巴很重要》。台北：聯經)
- Hetland, G. (2016, June 22). How severe Is Venezuela's crisis?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how-severe-is-venezuelas-crisis/>
- Hetland, G. (2016, September 11). A history of violence.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6/09/venezuela-opposition-maduro-chavez-coup-protests/>
- Hintz, A. (2016). Policy hacking: Citizen-based policymaking and media reform. In D. Freedman, J. Obar, C. Martens & R. W. McChesney (Eds.), *Strategies for media reform: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pp. 223-238). New York, NY: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 Holloway, J. (2002). *Change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 The meaning of revolution today*. London, UK: Pluto Press.
- Holloway, J. (2010). *Crack capitalism*. London, UK: Pluto.
- Hussain, S. (2014, August 6) Tariq Ali on the launch of TeleSur English, the largest Latin American news channel.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s://www.versobooks.com/blogs/1680-tariq-ali-on-the-launch-of-TeleSur-english-the-largest-latin-american-news-channel>
- Jones, B. (2007). *Hugo!: The Hugo Chavez story from mud hut to perpetual revolution*. Hanover, NH: Steerforth Press.
- Koerner, L. (2017) Authoritarianism in Venezuela? A Reply to Gabriel Hetland, May 19.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s://venezuelanalysis.com/analysis/13136>
- Laovato, R. (2015, July 27). The making of Leopoldo López. *Foreign Policy*. From <http://foreignpolicy.com/2015/07/27/the-making-of-leopoldo-lopez-democratic-venezuela-opposition/>
- Lee, C.C. (2015a).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ritical reflections and a new point of departure. In C.C. Lee (Ed.), *Internationalizing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pp.1-28). Michigan University Press.
- Lee, C.C. (2015b). Local experiences, cosmopolitan theories: On cultural relevance in

-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C.C. Lee (Ed.), *Internationalizing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pp.210-224). Michigan University Press.
- Leech, Garry (2018, November 23) Business as usual: Washington's regime change strategy in Venezuela. from <https://www.counterpunch.org/2018/11/23/business-as-usual-washingtons-regime-change-strategy-in-venezuela/>
- Lendman, S.(2011, March 26) Venezuela's new social responsibility law. from <http://mwcnews.net/focus/politics/9534-venezuelas-new-social-responsibility-law.html>
- Main, A. (2014, February 24). True colors of Venezuelan student movement apparent in Feb. 22nd releases.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cepr.net/blogs/the-americas-blog/true-colors-of-venezuelan-student-movement-apparent-in-feb-22nd-releases>.
- Mallett-Outtrim, R. (2016, July8). US congress passes new sanctions against Venezuela.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venezuelanalysis.com/news/12074>
- Martens, C., Reina, O., & Vivares, E. (2016). Legislating for a more participatory media system: Reform strategies in South America. In D. Freedman, J. Obar, C. Martens & R. W. McChesney (Eds.), *Strategies for media reform: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pp. 268-280). New York, NY: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 Martens, C., Vivares, E., & McChesney, R. W. (Eds.). (2014).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media and power in South America*. London, UK: Palgrave Macmillan.
- Martinez, C., Michael F., & Farrell, J. (2010). *Venezuela speaks! Voices from the grassroots*. Oakland, CA: PM Press.
- Miroff, Nick (2016, May 25) Harrowing scenes of Venezuela on the brink of collapse.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in-sight/wp/2016/05/25/venezuela-is-running-on-empty/>
- Mosco, V.(200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2nd). LA: Sage.
- Painter, J. (2008). *Counter-hegemonic news: A case study of Al-Jazeera English and TeleSur*. Oxford, UK: 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 Pearson, T.(2015). *The butterfly prison*. Open Books.
- Pearson, T.(2016, October 27)Venezuela's communes form the front line of a Difficult revolutionary struggle.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s://www.greenleft.org.au/content/venezuela%E2%80%99s-communes-form-front-line-difficult-revolutionary-struggle>
- Pearson, T.(2016, July 4) In Venezuela's difficult times the grassroots are stronger.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s://newint.org/features/web-exclusive/2016/07/04/in-venezuelas-difficult-times-the-grassroots-are-stronger/>
- Prieto, H., & Lander, E. (2016, September 29). Edgardo Lander: Venezuela must face its civilizational crisis.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s://venezuelanalysis.com/analysis/12702>
- Quintana, A.R. (2016, May 26). Alleviating the humanitarian crisis in Venezuela. *Issue Brief*, No. 4569. Retrieved 2018, June 17,

- from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reports/2016/05/alleviating-the-humanitarian-crisis-in-venezuela>
- Reardon, J. (2011, August 4). Latin America's TeleSur now available to U.S. viewers.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s://venezuelanalysis.com/news/6405>
- Reuters (2014, December 19) Obama signs U.S. sanctions law on Venezuela officials.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venezuela-sanctions/obama-signs-u-s-sanctions-law-on-venezuela-officials-idUSKBN0JW2JF20141218>
- Ripley, C.(2017) Venezuela, violence, and the New York Times:failing when it comes to selective indignation.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www.coha.org/venezuela-violence-and-the-new-york-times-failing-when-it-comes-to-selective-indignation/>
- Roa, L. B. (2014, May 22) *John Kerry, the internet,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Venezuela*. (Z.C.Dutka 在 2014 年 5 月 22 日譯為英文，取自 <https://venezuelanalysis.com/analysis/10697>，〈共誌〉四日後譯為中文〈美國國務卿、網路，與委內瑞拉的表意自由〉，取自 <http://commagazine.twmedia.org/?p=2027>)
- Robertson, E. (2014, April 5). Where is Venezuela's political violence coming from? A complete list of fatalities from the disturbances.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s://venezuelanalysis.com/analysis/10580>
- Salas, M. T. (2015). *Venezuela: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alas, M. T. (2017). Venezuela: La Mancha del Petróleo. *NACLA Report on the Americas*, 49(4): 416-420)
- Schiavoni, C., & Camacar, W. (2016, July 11). *Special report: Hunger in Venezuela? A look beyond the spin*. From <https://foodfirst.org/special-report-hunger-in-venezuela-a-look-beyond-the-spin/>)
- VA (Venezuelanalysis.com). (2005, July 27). Venezuela's information minister resigns in favor of TeleSur post.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s://venezuelanalysis.com/news/1261>
- VA (Venezuelanalysis.com). (2014, May 28)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ignores Latin American consensus, passes sanctions against Venezuela.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s://venezuelanalysis.com/4QM>
- Velasco, A.(2015). *Barrio rising: Urban popular politic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Venezuel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ayne, M., & O'neill, D. (2011). Form, politics, and culture: A case study of the take, the revolution will not be televised, and listen to Venezuela. In J. Kapur, & K. B. Wanger (Eds.), *Neoliberalism and global cinema: capital, culture, and Marxist critique* (pp. 113-134). New York, NY: Routledge.
- Wilpert, G. (2005). *The rise and fall of Hugo Chavez: Revolution and counter- revolution in Venezuela*. London, UK: Zed Books.
- Wilpert, G. (2006) 'Land for People Not for Profit in Venezuela', pp.249-264, in *Promised land : competing visions of agrarian reform*, edited by Peter Rosset, Raj Patel, and Michael Courville. Food First Books, Oakland, California.

• 傳播 文化 與政治 • 第八期
2018 年 12 月

Wilpert, G.(2007). *Changing Venezuela by taking power: The history and policies of the Chavez government*. London, UK: Verso.

Wilpert, G.(2013, December 4) Venezuelanalysis: 10 years reporting on the Bolivarian revolution. Retrieved 2018, June 17, from <https://venezuelanalysis.com/analysis/10215>

Yin, S.(2018). Alternative forms of media, ICTs, and underprivileged groups in China. *Media, Culture & Society*. From <https://doi.org/10.1177/0163443718754653>

airiti

Alternative communication in Contemporary Latin America: Venezuela's English alternative media and their responses to the main stream journalism

Chiensan Feng*

ABSTRACT

By proclaiming “the Twenty-First-Century Socialism” as the framework guiding the nation, Venezuela has launched herself into a new age. During the past decade and more, Venezuela has yet developed into a socialist construct, far from it, nonetheless there are commendable achievements that should not be overlooked. Rather than delivering a fair presentation of Venezuela’s ‘socialist’ government, her traditional and therefore still dominant media and international journalism have at best neglected Venezuela’s positive improvement over the years, they normally portray her drawbacks at an expanded scale to reach a distorted and scandalized picture of this Bolivarian revolution. Responding to these unjust treatments of the country, the Venezuela’s government takes the lead and launches the Spanish trans-border TeleSur TV channel with other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followed later by an English version, while the Western intellectuals and activists have on their own set up ‘Venezuelanalysis.com’ as another alternative English outlet reporting, compiling and circulating recent Venezuela’s news and academic writings analyzed and interpreted within a historical context. As such they have become indispensable sources that people must consult, should they wish to be informed about or familiarize themselves with alternative understandings of Venezuela.

Keywords: alternative communication, news distortion, TeleSur, Venezuela, Venezuelanalysis.com

* Chiensan Feng is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mail: jsfeng@nccu.edu.tw